



削尽繁华存本色 周郎可谓善顾曲

晚明宁波戏曲作家周朝俊与《红梅记》



戏曲人物·李慧娘像 高马得 绘

周朝俊是与屠隆同时代的晚明宁波戏曲作家。李邕嗣的《甬上耆旧传》说他“少有才，为诗慕李长吉，亦工填词。所撰有《李丹》《香玉人》《红梅花》十余种，唯《红梅花》最传”。《红梅花》就是《红梅记》。

周朝俊的生平在历史上没有翔实记载，后人亦无从了解。但他写的《红梅记》却流芳千古，至今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。解放后，许多地方剧种都改编和上演过这个剧目，京剧叫《李慧娘》，川剧叫《红梅阁》，秦腔叫《游西湖》，粤剧叫《再世红梅记》。上月在杭州举行的第十三届浙江省戏剧节上，浙江昆剧团演出了最新排演的昆曲《红梅记》。

《红梅记》，尤其是剧中的李慧娘一角，千载之下有余情，死后灵魂不灭，芳魂游荡人间行侠义之事，被誉为不输于《牡丹亭》之杜丽娘的一位经典女性角色。

一声赞叹一颗头颅

冬日，南宋书生裴禹和朋友郭穉恭、李子春相约游西湖。正值断桥残雪，红梅盛发，几人兴致正浓，席地而饮，看梅开孤屿，云封三岛。

不一会儿，断桥下摇来一只画船，隐隐有歌声随风而至。众人起身远望，见画船精致，船中美艳女子甚多，想是达官贵人在此取乐。李子春胆小，说能有这做派的想必是朝中奸相贾似道，我们还是快快回避了，省得冲撞。郭穉恭性耿介，“说哪里话，西湖是大家的，他游得偏我们游不得？”

这句话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。有人说，郭穉恭是周朝俊用以寄托书生理想的一个人物。当《红梅记》的男主角裴禹沦于儿女情长时，是郭穉恭出来提醒他，以功名为重。郭穉恭说了裴禹不敢说的话，他也是周朝俊心中一个比较理想的自己。于是，三个书生施施然站在桥头，看着画船过来。船上的人显然也见到了他们，座中主人正是贾似道，他暗想，这些书生好大胆。正当此时，他边上的小妾发话了，“呀，美哉一少年也！真个是洛阳年少，西蜀词人，卫玠潘安貌。”

贾似道更怒，对这个小妾说，你看上他了？要不把你许配给他？佳人蕙质兰心，忙赔不是，驾船回府不提。这个小妾正是李慧娘。

至于桥头三人，大概裴禹的长相最好。李子春调笑，刚才舟中美人，好生顾盼裴兄。裴禹哈哈一笑：“乍逢留盼，亦人情所难。”也便无话。

事到这会还没完，贾似道回府越想越气，我身边的美人竟敢惦记别的男人？便把李慧娘召至眼前，狠狠羞辱，在我这精神出轨也不行。李慧娘百般解释无用，竟被立毙刀下。

贾似道把李慧娘的头颅装在红盒子里，唤来众妾，说昨天有一女子看上书生，我已为她纳聘。众人揭开布头一看，竟是一颗血淋淋的头颅，惊吓半死。

一支红梅一桩义举

却说裴禹这边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仍是悠游人间的美少年。一日，路过湖边宅邸，看墙内红梅开得正好，想攀墙折一枝来把玩。

川剧里的小生王世泽（演员，饰裴禹）一边踢褶子，一边甩帽带，风流倜傥。忽听墙内一声呼喝，一骨碌翻下墙来。

侍女朝霞出门看望，原来是一位相公。何事在门外窥看？“哦，是我看你家红梅盛开，有心摘上一枝，拿回书斋插瓶玩赏。”“原来是这样，待我回禀小姐，与你摘上两枝。”

其实，小姐早在门内

把一切看得清楚。“正巧我鬓边有枝红梅，你拿去给他吧。”侍女有如传情的红娘，把小姐的压鬓红梅交给裴禹，红花娇艳，尤带幽香。

裴禹得了佳人馈赠，欣喜非常，又知此女乃是卢太尉家的小姐，正待字闺中，心里别提有多欢喜。

这时，专搅人好事的贾似道又上场了。碰巧，他也看上了这位卢家的昭容小姐，欲直接下聘强娶。卢家急得不知怎生是好，朝中权相得罪不起，早知他府中如龙潭虎穴，怎能让他女儿上门伺虎？

裴禹听到墙内哭声，

侠气顿起，径直闯入卢府。你们别急，正好小生我不曾婚娶，你们就把小姐许配于我，然后告诉贾似道，小姐已有人家，绝了他的念不就完了？

也不知他哪来的自信，一席话说得理所当然。奇怪卢夫人一个妇道人家，看裴禹一表人才，竟被他打动。看此人相貌堂堂，我女儿嫁给他，倒也不委屈。眼下别无他法，就这么办吧。

这下轮到贾似道奇怪了。明明这个昭容昨天还没婚约，怎么今天就许了人家？打听下来，原来是裴禹从中作梗，于是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

一回离间一念心疑

贾似道一面把裴禹叫到自己府上，说是请他做宾客，实为拘禁。一面差人告诉卢家，这个裴禹已经在我府上了，我准备把女儿许给他，择日完婚。卢家不知虚实，悲从中来，被胁迫不过，只得举家前往苏州避难投亲。

这边厢，裴禹气得不行，可也没有办法，一个人半夜在书房自叹自怜。却说那李慧娘死后精魂不灭，被牡丹花神眷顾，兀自游荡府中。这夜，见西廊一人灯下徘徊，仔细看，却是断桥书生。

好一个幽冥娘子，怕贾似道又设计陷害，遂化作人形，叩门入内，欲提醒裴郎小心提防。

也是书生自恋，到哪儿都有佳人垂怜。月下幽会一折，像极了《牡丹亭》中的“幽媾”，女鬼魂影摇荡，软语呢喃，向书生示好。

裴郎惊异，不免暗自生疑，“小娘子何处？因何夤夜至此？敢情奸相欲害小生，故遣此女计弄于我，也未可知。”

面对这个只见过一面、却因他而死的男子，

李慧娘心中有痛，“可怜我一片好心，到如今都做了一场春梦。”你知我是谁？便是西湖船上见你一眼旋即身死的李慧娘！

我为你花枝委地，你却根本不记得我！

哦，原来是你，竟然是你。

面对李慧娘的魂魄，裴禹并非不害怕。可她口中的真相是如此真实、残酷，鲜血淋漓。

他对慧娘又爱又怜，加上女方也是一念痴情不绝，温香软玉在怀，竟自做起好事来。

一次营救一场团圆

贾似道派去查探卢家小姐消息的线人回报，卢府已人去楼空，不见踪影。贾似道气极，把所有的怨恨都撒在裴禹身上。他召来手下，意欲趁夜刺杀裴禹。探知消息的李慧娘正气凛然，将裴禹放走。

1959年，广东鬼才唐涤生将这折戏改作《再世红梅记》，首演于粤剧舞台。演至“脱阱救裴”一节，编剧唐涤生突发脑溢血，晕倒在台上，翌日凌晨不幸逝世，年仅42岁。

台上裴禹唱：“画栏风摆竹横斜，如此人间清月夜。愁对萧萧庭院，叠叠层台。黄昏月上已瞻宫，夜来难续桥头梦，飘泊一身，怎分派两重痴爱？不如彩笔写新篇，也胜无聊怀旧燕，谁负此相如面目、宋玉身材？”恰便似唐生独立书窗，音容犹在。

放走裴禹的李慧娘心愿已了，而贾似道简直气疯，府中姐妹受严刑拷打，奸相非要查出是谁放走裴禹的不可。

这时，李慧娘走了出来，为众姐妹扛罪，不免又被杀一回。这次，她是真的死了。她放走裴郎，让他去找他的爱人，自己则永堕地狱，再无还魂的可能。

“一声声谯楼鼓响报三更，一声声骤雨风雷把残月盖。忙忙抱影怕离怀，深深踏住还魂带。影随风雨灭，魂魄不重来。”

《红梅记》中，《放裴》与《鬼辩》是艺术性、文学性最高的两出。周朝俊一生写出李慧娘这样一个精彩的人物，便足可传世了。

《红梅记》一共34出，分上下本。李慧娘的故事至上本而结，下本围绕裴禹和卢昭容的故事展开，回目分散，精彩程度不及上本。故事的最后，裴禹得中探花，和卢昭容完婚。

戏剧研究者郭英德先生称，《红梅记》“开时代之先风，与清初孔尚任‘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’的《桃花扇》遥相呼应”。就文本而言，《红梅记》或许不及后者精彩，但在周朝俊时代，这部传奇已饮誉剧坛。

明代文学家王穉登曾为《红梅记》作序，汤显祖亲自评点，吴江派戏曲家袁于令修改过第十七出《鬼辩》。王穉登的序中有言：“四明周生者……一种旷越之情，超然尘外……其词真，其调俊，其情宛而畅，其布局新奇而毫不落于时套。削尽繁华，独存本色。周郎可谓善顾曲焉。”

如此曲本，延至当代，亦不足为怪了。 记者 顾嘉懿